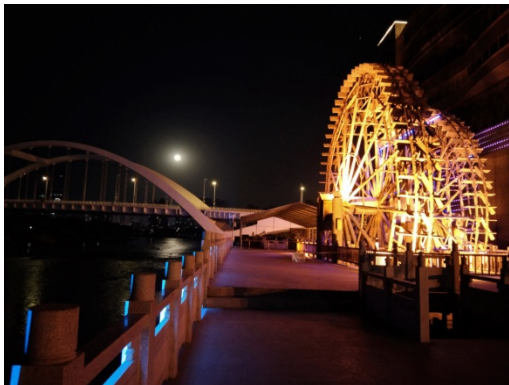


## 亚洲纪行-5：初访兰州

本文延续2023年三次亚洲之旅的游学随感，继“亚洲纪行-文化之旅”（包括-1：徐志摩纪念馆，-2：汉音元素的使命，-3：重返日本关西）<sup>1</sup>、“亚洲纪行-4：钓鱼城之战的历史注释”<sup>2</sup>的题材和体裁，记述2023年11月25-28日首次访问兰州的印象。

11月24日上午，我进入期待已久的三星堆博物馆。十几分钟对外形的好奇激动之后，我仔细留心观察几近雷同的符号标识，确认没有书写系统的痕迹，知道三星堆遗物没有显示出达到某种文明的层次，略感失望，不到两个小时就离开了。因为时间尚早，我继续北上参观中国第二大孔庙（第一大是曲阜孔庙）德阳文庙。这里已经无法维持过去的宏大叙事。我没有系统地思考过“万世师表”孔夫子的教义，只是从方法论上注意到他的“不知生，焉知死”观为支配中国社会的另两大教义留下了余地（道教在仪式方面、佛教在说教方面掌控死后或永生）。很快参观完文庙后，我继续北上，天黑在广元住下。第二天清早我赶到武则天的祀庙皇泽寺，领略其气势，但没有时间入内，赶往兰州。



这是我首次进入甘肃。虽然传统上的“西域”指甘肃玉门关、阳关以西的地域，但进入甘肃就感受到与临近的川北、陕西西部不同的风情（首先是语言），相当于进入“西域”了。我在兰州受到亲戚们的热情款待，在黄河边住了三晚。河水比我想象的清淨，游人稀少的河滨公园的水车夜景把兰州拉近China Proper/汉文明本土（中原）。

甘肃省博物馆正好有来自Pakistan/タヤクム去マ/巴基斯坦国立博物馆的特展，Gandhara/ガンダーラ/クマカヤヤ/犍陀罗<sup>3</sup>艺术早期（1-3世纪）深受希腊-罗马艺术的影响，确立了带有希腊-罗马塑像特征的Buddha/クメ



カヤ/ブツダ（仏陀）/佛陀的形象：波浪形卷发、脸型欧化、衣纹流畅等。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有类似的头像艺术品，但远不如这次展示的精致、丰富。例如，这个石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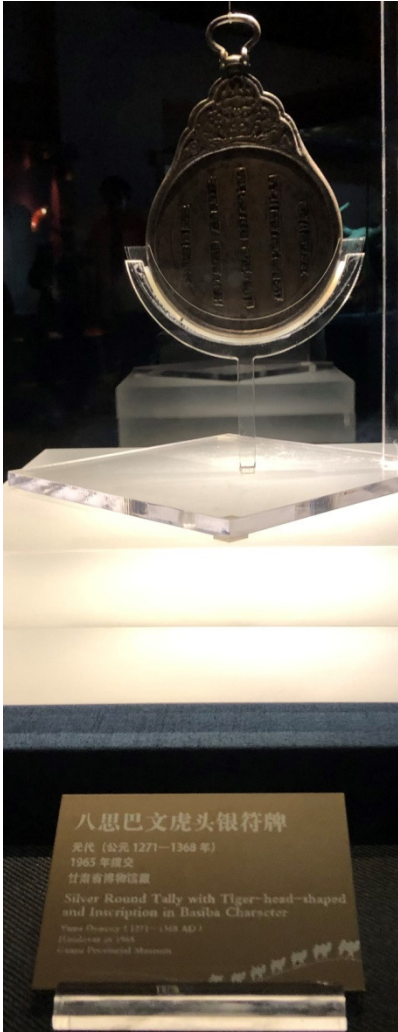


<sup>1</sup> 赵京，2023年8月15日。

<sup>2</sup> 赵京，2023年12月16日。

<sup>3</sup> 日语假名因为没有单独的辅音，只好把dha转写为ダー[dah]；汉字都是以元音结尾的拼音，根本不具有词母转写的功能，无论如何“音译”都不可能准确，而且还必然附带表意汉字的曲解效果。

Sari/ムヤカ | /舍利棺的外表的哀悼画面，1千年后（1304-06年）在文艺复兴的画家Giotto/ジョット/ム | 工\_去工/乔托的油画构图，特别是右边人物的姿势中几乎被复制出来。从艺术表示来看，佛教和基督教都是不断演进的过程。



展品中元朝“八思巴文虎头银符牌”引人注目，这种圆形银质符牌只发现了三枚。它出现在南亚India/ | 与カ | ャ/印度大陆，正是Pax Mongolica/ | 工\_去工/帝国的和平之下，交通、旅行、通商发达的证据。“八思巴”是不准确的འཕགས་པ་ [ʼ Phags pa]/ ャヤ ヂ ャム- ャヤ/ (按 Монгол /Mongol/ | 工\_去工/儿语发音转写为) ャヤム ャヤ人名和书写系统的不适当的汉字音译 (还有很多别的汉字表述，如发思巴、拔思发、帕克思巴、发合思巴、八合思巴)，不能按现在的拼音书写返译为Basiba. 正如不能把Canada的汉字翻译“加拿大”按拼音返译为Jianada一样。 ャヤ ヂ ャム- ャヤ书写系统的词母借鉴藏文词母 (其本身是借鉴梵文词母)，元代《蒙古字韵》用 ャヤ ヂ ャム- ャヤ词母第一次成功地拼写出汉字。元朝灭亡后， ャヤ ヂ ャム- ャヤ词母被废弃，无法再研究汉字的声韵学了。拼音是为单个汉字的声母和韵母复合而人为研制的“音母”，类似但不是组词的音素单位 (元音和辅音)，不能简单地用来作为组词的 (拉丁语那样的) 词母。

同一天，甘肃省博物馆的佛教展示厅没有开放 (可能担心与特展冲突)，却展示很多“红色”历史和宣传 (史料很少)，看得出作为一个省博物馆相当单薄 (例如，与邻近的陕西省博物馆相比)。究其原因，大概除了资源不足 (敦煌等著名遗址的物品可能归国家所有了)、专业素质有待提高外，博物馆的定位也不准确、不清晰。甘肃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在历史上处于汉文明本土 (中原) 与西域的交界点 (而不是frontier/边疆)，博物馆的主体 (文物) 以及解说研究 (包括转写、翻译) 应该集中在这样的文明的交流。例如，对于曾经流行于甘肃、宁夏、内蒙古一带的西夏文字，由于无法用汉字表音，必须导入汉音元素书写系统进行科学的研究。

新开放的甘肃省简牍博物馆似乎弥补 (或分走) 了省博物馆的资源和功能。插图 为Kucha/ 𐰽𐰺𐰠𐰪 / “龟兹/库车”王后的木简。这里，现处新疆<sup>4</sup> ئاقسۇ/Aqsu/ 𐰽𐰺𐰠𐰪 /阿克苏一带的地名“龟兹”不应被作为表意或表音的汉字看待，而只是一个发音为 (拼音) qiūcí的象形符号，又曾经被记载为别的汉字象形符号：曲先、丘慈、邱慈、屈支、丘兹、拘夷、归兹、屈茨、库彻，等，都与现在的字义和发音不同，本该用汉音元素词母表示。目前，在汉音元素还没有被采纳的情况下，用“汉字/汉音元素词母 (如龟兹/ 𐰽𐰺𐰠𐰪)”表示，同时体现书写符号和发音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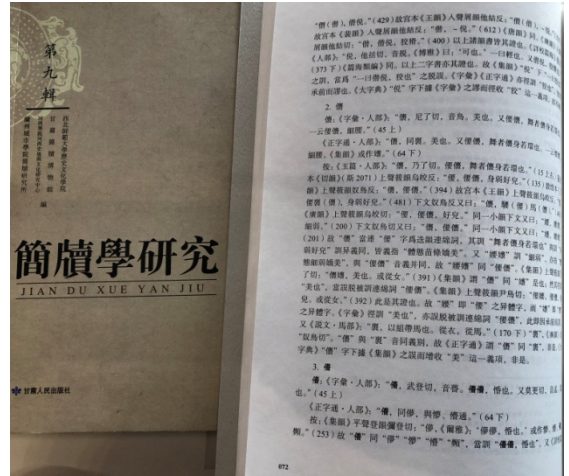
<sup>4</sup> 这个词不客观中性，这里其实是亚洲地理中心。



遗憾的是，所谓“简牍学”，在方法论上，不知道采用汉音元素表音系统，依然采取“用汉字表示汉字发音”的旧习，繁琐混乱，无法确立简牍研究的规范科学性，不能成为“学”科。其实，最早发掘出并大量保藏简牍的（现在在台湾的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，应该很容易想到可以方便地借用中华民国（台湾）使用的注音符号系统地标注简牍中的偏僻汉字，但没有实行。<sup>5</sup>

我在兰州也见到1979年以来没有联系的姨。她的父母上世纪40年代初就去新疆，为政府勘测地理地图，同时经历见证了近百年的人文变迁，她（高中教师）和姨父（政府行政官员）<sup>6</sup>从阿克苏/丫丕么又退休后搬来兰州生活，但单位关系、房子等还留在丫丕么又，希望我去丫丕么又访问。在“Uyghur/ㄨ | ㄍ ㄛ ㄉ ㄟ ㄩ ㄟ /维吾尔语文汉音元素转写UCPET方案”<sup>7</sup>一文中，我已经初步提示汉音元素对于ㄨ | ㄍ ㄛ ㄉ ㄟ ㄩ ㄟ 语书写系统的不可取代的优势价值，期望有机会亲自前往新疆，可惜目前没有这个条件，兰州是我在中国能旅行的最西端。

匆忙的兰州之行即将结束之际漫步在街头，“兰州重离子加速器国家实验室”的字样映入眼帘<sup>8</sup>。因为试图组织清华大学1984年的校学生会的略有自由性质的（差额）选举，1985年我从工程物理系加速器专业毕业时被校方清算，不能留在北京（北京大学外国哲学所欢迎我）或去兰州大学物理系“影响学生”（校方对我最大的恐惧），而被分配到兰州重离子研究所。我从Schopenhauer/ㄊ ㄛ ㄨ ㄤ ㄩ ㄟ ㄩ ㄟ /叔本华那里学会把外部世界作为我的表象，平静地面对命运的安排，整装西行准备来到这个与社会隔离的实验室。那样的话，我是否会殊途同归，在重离子加速器的辐照气氛下同时潜心研究西域历史人文，推导出汉音元素书写系统的文明创新吗？历史很难假设，而天运自有安排，几经周折，在吴钰等很多同学的鼓励帮助下，我最终得以恢复研究生留学资格，东渡日本学习社会学。



[赵京，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，2023年12月20日]

<sup>5</sup> 关于历史语言研究所以及中央研究院的现状问题和将来方向，我计划在“亚洲纪行-8”专门展开。

<sup>6</sup> 他Uyghur/ㄨ | ㄍ ㄛ ㄉ ㄟ ㄩ ㄟ /维吾尔语很好，所以被任命当了6年乡长。他调回丫丕么又城里时，老百姓把自己种的棉花打成网套用牛车送来。

<sup>7</sup> 赵京，2021年6月4日。

<sup>8</sup> Modern Physics被译为近代物理，倒是比别的任何“现代”翻译更准确。这可能是从日译而来。